

读后记

怀着怕和爱

——作家王月鹏散文《从大海到人海》赏析

冯宝新

《从大海到人海》是烟台作家王月鹏的代表作之一，收录于其散文集《黄渤海记》，曾获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。作品以黄渤海海域为背景，通过“锚”“蓝色荒凉”“风船”等核心意象，深入探讨了渔民的生存境遇、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精神世界的坚守，体现出“从大海到人海”精神突围的深刻主题。

二

《从大海到人海》以胶东半岛的黄渤海为背景，串联起渔民的生存境遇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、个体与集体的记忆，以及对生命、自然与文化的深度思考。

在人与海的“博弈”与“共生”中，呈现渔民生存的坚韧。作品核心是渔民与海的生存对抗与和谐共生。民俗中的“怕”与“爱”，体现渔民对传统的坚守。作品从渔民俗中，挖掘了胶东人“敬畏自然、重视伦理”的文化基因。

“民俗中的怕”：渔民出海前要祭拜，出海垃圾要带回岸上，船离岸远近叫“高矮”（不说“远近”，因“远”有“离”的忌讳），饺子煮破了说“挣”（不说“破”，因“破”有“败”的忌讳）。这些“有所讳”的细节，实则是渔民对“不可控命运”的“自我保护”——用语言的“禁忌”，规避可能的灾难。

“民俗中的爱”：渔民的“浓烈”性格，不是粗放，而是“把日子过扎实”的生活态度。比如结婚不收红包，因“出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，如果收了礼，欠下这份人情，终究是块心事”；比如“鲅鱼饺子”的“馅多”，因“渔民出海，吃一个顶一个”。这些习俗，隐含着渔民“重视当下、重视情义”的伦理观。

作品散发着胶东方言的炽热温度。比如“酱缸”，王月鹏写道：“海边人也做酱，他们用虾做成虾酱，用小海蟹做成蟹酱，用小鱼发酵做成鱼酱。酱便于储存，好下饭。”酱的“实用”，实则是胶东人“过日子”的文化符号。

《从大海到人海》将渔民的生存境遇与现代社会的“人海”（精神困境）联结，传递了“生命的坚韧”与“文化的传承”的重要性。这种精神内核，怀着对自然的敬畏，怀着怕和爱，不仅是对胶东文化的传承，更是对“人如何在无常中坚守”的深刻思考。

三

《从大海到人海》是王

月鹏散文的代表作之一，通过非虚构与虚构的融合、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、冷静克制的语言风格等艺术手法，将个人记忆、地域文化与时代变迁交织成一幅立体的“海边人生”图景。

王月鹏的散文创作始终秉持“非虚构”的写作立场，但并未拘泥于传统非虚构的“纪实性”，而是将个人记忆、民间传说与虚构场景有机融合，形成“真实基底+诗意图象”的叙事模式。作品以王月鹏在胶东渔村的实地体验为基础，记录了渔民的日常生活（如“赶小海”“祭海仪式”）、语言习惯（如“风船”代替“帆船”的谐音忌讳）、生存智慧（如“鲅鱼饺子”的制作工艺），这些细节均来自王月鹏的亲身观察与访谈。

在真实细节的基础上，王月鹏通过虚构场景与隐喻，深化主题。例如，文中“老船长与钢叉”的故事，以“生锈的钢叉”象征老船长未实现的梦想，用“友人的炖鸡”触发回忆，将个人的“梦想失落”与渔村的“时代变迁”关联，赋予平凡生活以诗性的悲剧性。

《从大海到人海》通过对“老船长”“渔民传说”的访谈，还原了渔村的历史场景，并把当下体验嵌入文本，记录了当下渔村的生活状态——如“年轻人外出打工，渔村只剩老人”“海洋污染导致鱼群减少”。这些当下细节与历史记忆形成“互文”，揭示了“时代变迁”对渔村的影响。

王月鹏的语言风格以“冷静克制”著称，拒绝夸张的抒情与华丽的辞藻，而是用“平实、精准”的语言记录生活，在朴实与诗意之间保持了难得的平衡，但在“克制”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“诗意”。《从大海到人海》既写出了“个人的体验”，也反映了“集体的记忆”，交织个人记忆（童年、亲历）、渔民口述史、地方志文献、现实观察等多重声音。

《从大海到人海》通过独特的叙事艺术，成功地将胶东渔村的地方经验，提升为关于人类生存的普遍思考。这部作品不仅是当代海洋文学的重要收获，也是当代散文叙事创新的典范作品之一。

书斋夜话

再闻纸书香

惟耕

当我终于下决心放下手机，打开书柜翻看藏书的时候，一年已过半。时光如同流沙，总在不经意间从指缝里悄悄溜走。那些规规矩矩摆放在书柜里的书籍，即使有玻璃门的阻隔，也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。细数起来，真正被我翻过、读过的不过十之五六。回首那些被手机占据的日子，仿佛是一场梦，醒来后恍若隔世。

阳春三月，应四舅家弟弟的邀请，我加入了一个知名的读书会微信群。面对群里那些熟读古今中外各类书刊，甚至精通琴棋书画的书友们，我不免有些自惭形秽。他们在群里推荐阅读书目，不定期交流读书心得，读书，聊书，甚至有人写书。那个曾经嗜书如命、手不释卷的我，在群里就如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，远远地躲在墙角，一言不发。但书友这种爱书、读书的热情，深深影响了我。

一个清凉的雨天，在沙沙的细雨声中，我翻开了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。这本书放在我的书柜里已有10年之久，因为字数太多，一直没有读。当实实在在地把它捧在手里，目光被一行行充满魔力的文字深深吸引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不再是那个孤独的小孩子，我成了故事里的某一个抑或是某几个角色，正在与其他角色合力去完成某个历史使命。未承想，一部660页、57万多字的长篇巨著，我用了10多天就读完了。

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，我第一遍读的时候也在十多年前。要不是重读它，我几乎忘记了所有的故事情节。如今再读，比起《农民帝国》来就缓慢得多了。

除了故事情节给我带来的震撼，它时常让我陷入思考，亦如麦琪土司的小儿子时常呆坐在城堡上，听野画眉歌唱、看老尔依或小尔依行刑、望夕阳跌落在妖冶的罂粟花里一样，我觉得自己也一度是个傻子，沉迷于手机上无聊的信息和短视频而变傻的。

如果说《尘埃落定》是以一个傻子的眼光看世界，那么迟子建的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，就是以一条狗的视角看世态人生。我读完这本以一条狗做“叙述者”的书，也只用了10天左右。阅读过程中，我一直不理解作者为什

么非要用这种方式来写。再读其后记，我似乎有些理解了。她说，在刚写完第一章《青瓦酒馆》不久，她的丈夫因车祸去世了。“我爱人姓黄属狗，高高的个子，平素我就唤他‘大黄狗’。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天，我梦见有一条大黄狗驮着我在天际旅行，我看见了碧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……”冥冥之中，一条狗的涅槃故事成了她纪念爱人的“悼词”。

《风和日丽》（艾伟 著）我看了不到三分之一，就被一部历史谍战剧《沉默的荣耀》打断。因为电视剧毕竟不像书籍那样随时可以翻看，便从网上买了一本与电视剧同名的长篇历史小说（卢敏、张玉等著）。自此，被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”“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深深打动，我几乎是蘸着泪水读完这本书的。斯人已逝，但是那些沉默的荣耀背后，烈士的生平、烈士家人的命运以及与之关联的人物命运，又是怎样的呢？

于是，《冷月无声·吴石传》（郑立 著）、《朱枫传》（冯亦同 著）又相继出现在我的床头。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这两本人物传记我也已认真读完。革命先辈们在深不可测的暗夜中，以血肉之躯捍卫了国家与民族大义，续写了忠诚与信仰的不朽篇章。冷月无声，照耀着烟波浩渺的海峡；丹枫如火，映红了祖国大江南北。如果能看到关于陈宝仓、聂曦、王正均等烈士的传记，相信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捧回来，一一拜读。

这期间，还断断续续看了张炜的《为孔子一辩》、慕然的《风吹夏日》、萧忆的《大地行吟》等书的部分章节。

在那些冰冷的文字里，我看到了人情的悲凉；在那些温情的文字里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；在那些滚烫的文字里，我看到了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信念……读到开心处，我会欣然一笑；看到伤情处，我也会忍不住泪洒衣襟。

在新年的钟声里，我放下手中的书，看着窗外那些漫天飞舞的瑞叶琼花，它们仿佛是从泛着墨香的书页里飞出来的精灵，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。